

南  
北  
史  
合  
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八十

明李清撰

列傳第六十九

南史八十

恩倖<sup>上</sup>

戴法興戴明寶

徐爰

阮佃夫

紀僧真

劉係宗

茹法亮

呂文顯

茹法珍梅虫兒

周石珍

陸驗徐麟

司馬申

施文慶

沈客卿

孔範

夫鮑魚芳蘭在於所習中人之性可以上下然則謀於  
管仲齊桓有召陵之師邇於易牙小白掩陽門之扇夫  
以霸者一身且有污隆之別況下此胡可勝言故古之  
哲王莫不斯慎自漢氏以來年且千祀而近習用事無

乏於時莫不官由近親情因狎重至如中書所司掌在  
機務漢元以令僕用事魏明以監令專權在晉中朝常  
為重寄故公曾之歎恨於失職于時舍人之任位居九  
品江左置通事郎管司詔誥其後即還為侍郎而舍人  
亦稱通事元帝用琅邪劉超以謹慎居職宋文世秋當  
周赧並出寒門孝武以來士庶雜選如東海鮑照以才  
學知名又用魯郡巢尚之江夏王義恭以為非選帝遺  
尚之送尚書四十餘牒宣敕論辯義恭乃歎曰人主誠

知人及明帝世胡毋顥阮佃夫之徒專為佞倖矣齊初亦用久勞及以親信關謙表啓發署詔敕頗涉辭翰者亦為詔文侍郎之局復見侵矣建武世詔命始不關中書專出舍人省內舍人四人所直四省其下有主書令史舊用武官宋改文吏人數無員莫非左右要密天下文簿板籍入副其省萬幾嚴密有如尚書外司領武官有制局監外監領器仗兵役亦用寒人爰及梁陳斯風未改其四代被恩倖者今立為篇以繼前史之作云爾

戴法興會稽山陰人家貧父顧子以販紵為業法興二兄  
延壽延興並修立延壽又善書法興好學山陰陳戴家  
富有錢三十萬鄉人咸云戴顧子三兒敵陳戴三十萬  
法興少賣葛山陰市後為尚書倉部令史大將軍彭城  
王義康於尚書中覓了了令史得法興等五人以法興  
為記室令史義康敗孝武任江州補南中郎典籤與典  
籤戴明寶蔡開俱轉參軍督護及即位為南臺侍御史  
同兼中書通事舍人法興專管內務權重當時孝建元

年為南魯郡太守解舍人侍太子於東宮大明二年以南下預密謀封法興吳昌縣男轉太子旅賁中郎將帝親覽朝政不任大臣而腹心耳目不得無所委寄法興頗知古今素見親侍雖出侍東宮而意任隆密魯郡巢尚之人士之末元嘉中侍始興王濬讀書亦涉獵文史為帝所知孝建初補東海國侍郎仍兼中書通事舍人凡選授遷轉誅賞大處分帝皆與法興尚之參懷內外凡諸雜事多委明寶帝性嚴暴睚眦間動至罪戮尚之

每臨事解釋多得全免殿省甚賴之而法興明寶大通  
人事多納貨賄凡所薦達言無不行天下輻輳門外城  
市家產並累千金明寶驕縱尤甚長子敬為揚州從事  
與帝爭買御物六宮嘗出行敬盛服騎馬於車左右馳  
驟去來帝大怒賜敬死繫明寶尚方尋被原釋委任如  
初帝崩前廢帝即位法興遷越騎校尉時太宰江夏王  
義恭錄尚書事任同總已而法興尚之執權日久威行  
內外義恭積相畏服至是憚憚尤甚廢帝未親萬幾凡



詔敕施為悉決法興手尚書中事無大小專斷之顏師伯義恭守空名而已尚之甚聰敏時百姓欲為孝武立寺擬其名尚之應聲曰宜名天保詩云天保下報上也時服其機速廢帝年漸長凶志轉成欲有所為法興每相禁制謂帝曰官所為如此欲作營陽邪帝意猶不能平所愛幸閹人華願兒有盛寵賜與金帛無筭法興常加裁減願兒甚恨之帝嘗使願兒出入市里察聽風謠而道路之言謂法興為真天子帝為質天子願兒因此

告帝曰外間云宮中有兩天子官是一人戴法興是一人官在深宮中人物不相接法興與太宰顏柳一體往來門客恒有數百內外士庶莫不畏服法興是孝武左右復久在宮闈今將他人作一家深恐此坐席非復官許帝遂免法興官徙赴遠郡尋於家賜死法興臨死封閉庫藏使家人謹錄其簞死一宿又殺其二子截法興棺焚之籍沒財物法興能為文章頗行於世死後帝敕巢尚之曰不謂法興積累愆遂至於此吾今自覽萬

幾卿等宜竭誠盡力尚之時為新安王子鸞撫軍中兵  
參軍淮陵太守乃解舍人轉為撫軍諮議參軍太守如  
故

宋書曰太宗即位以法興嬰害凶悖追復削注還其  
封爵有司奏法興孫靈珍襲封又詔曰法興小人專  
權豪恣雖虐主所害義由國討不宜復貪人之封封  
爵可停

明帝初復以尚之兼中書通事舍人南清河太守累遷

黃門侍郎出為新安太守病卒戴明寶南東海丹徒人  
亦歷員外散騎侍郎給事中考武時封湘鄉縣男帶南  
清河太守前廢帝即位權任悉歸法興而明寶輕矣明  
帝初天下反叛以明寶舊人屢經戎事復委任之後坐  
納賄繫尚方尋被宥位宣城太守昇明初老拜大中大  
夫病卒武陵國典書令董元嗣與法興明寶等俱為孝  
武南中郎典籤元嘉三十年奉使還都會元凶弑立遣  
元嗣南還報孝武以徐湛之等反時孝武在巴口元嗣  
鉅定四庫全書

具言弑狀

宋書二殺俱作弑不知南史何以改為殺今正之

孝武遣元嗣下都奉表於劬既而舉義兵劬詔責元嗣  
元嗣答云始下未有今謀劬不信備加考掠不服遂死  
孝武事尅贈員外散騎侍郎使文士蘇寶生為之誄大  
明中又有奚顯度者南東海鄉人官至員外散騎侍郎  
孝武常使主領人功而刻虐無道動加箠撲暑雨寒雪  
不聽暫休民不堪命或自經死時建康縣考囚或用方

材壓額及踝脰民間謠曰寧得建康壓額不能受奚度  
拍又相戲曰勿反顧付奚度其酷暴如此前廢帝嘗戲云  
顯度刻虐為百姓疾比當除之左右因唱諾即日宣殺  
馬時比之孫皓殺岑昏

徐爰字長玉南琅琊開陽人本名瑗後以與傅亮父同  
名亮啟改為爰爰微密有意理先為武帝所知少帝在  
東宮入侍左右文帝初又見親任累遷員外散騎侍郎  
文帝每出軍常懸授兵畧二十九年重遣王玄謨等北  
欽定四庫全書

侵配爰五百人隨軍向碯礮街中旨臨時宣示孝武至  
新亭江夏王義恭南奔爰時在殿內詐劾追義恭因得  
南走時孝武將即大位軍府造次不曉朝章爰素諳其  
事及至莫不喜悅以兼太常丞撰立儀注後遷尚書左  
丞先是元嘉中使著作郎何承天草創國史孝武初又  
使奉朝請山譙之南臺御史蘇寶生踵成之孝建六年  
又以爰領著作即使終其業爰雖因前作而專為一家  
之書上表起元義熙為王業之始載序宣力為功臣之

斷

宋書載表曰皇宋承金行澆季剽定鯨鯢天人佇屬  
宜依衡書改文登舟變號起元義熙為王業之始戴  
序宣力為功臣之斷其偽玄篡竊同於新莽雖靈武  
克殄自詳晉錄其犯命干紀受戮晉朝雖揖讓之前  
皆著之宋策國典體大方垂不朽

於是內外博議太宰江夏王義恭等二十五人同爰宜  
以義熙元年為斷散騎常侍巴陵王休若尚書金部郎

欽定四庫全書



檀道鸞二人謂宜以元興三年為始太學博士虞蘇謂  
宜以開國為宋公元年

宋公安得有元年北朝魏收謬議祖此

詔曰項籍聖公編錄二漢前史已有成例桓玄傳宜在  
宋典餘如爰議孝武崩營景寧陵以本官兼將作大匠  
爰便僻善事人能得人主微旨頗涉書傳尤悉朝儀元  
嘉初便入侍左右預參顧問長於附會又飾以典文故  
為文帝所任遇大明世委寄尤重朝廷大禮儀非爰議

不行雖復當時碩學所解過之者既不敢立異議所言  
亦不見從孝武崩公除後晉安王子勛侍讀博士諮爰  
宜習業與否爰答曰居喪讀喪禮習業何嫌少日始安  
王子真博士諮爰爰曰小功廢業三年喪何容讀書其  
專斷乖謬皆如此前廢帝凶暴無道殿省舊人多見  
罪黜唯爰巧於將迎始終無忤誅羣公後以爰為黃門  
侍郎領射聲校尉著作如故封吳平縣子寵待隆密羣  
臣莫二帝每出行與沈慶之山陰公主同輦爰亦預焉

明帝即位以黃門侍郎改領長水校尉兼尚書左丞明年除太中大夫著作並如故爰執權日久帝昔在藩素所不悅及景和世屈辱卑約爰禮敬甚簡並銜之泰始三年詔暴其罪徙交州及行又詔除廣州統內郡有司奏爰為宋隆太守除命既下爰已至交州久之聽還仍除南康郡丞明帝崩還都以爰為濟南太守復除中散大夫元徽三年卒年八十二爰子希秀甚有學解亦開篆隸正覺禪靈二寺碑即希秀書也爰之徙交州明帝

召希秀謂曰比當令卿父還希秀再拜答曰臣父年老  
恐不及後恩帝大嗟賞即召爰還希秀位驍騎將軍淮  
南太守

阮佃夫會稽諸暨人明帝初出閣選為主衣後又請為  
世子師甚見信待景和末明帝被拘殿內住秘書省為  
廢帝所疑大禍將至佃夫與王道隆李道兒及帝左右  
琅琊淳于文祖謀共廢立時直閣將軍柳光世亦與帝  
左右蘭陵繆方盛丹陽周登之有密謀未知所奉登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

十一

與明帝有舊方盛等乃使登之結佃夫佃夫大悅先是  
帝立皇后普暫撤諸王奄人明帝左右錢藍生亦在例  
事畢未被遣密使藍生候帝慮事泄藍生不欲自出帝  
動止輒以告淳于文祖令報佃夫景和元年十一月二  
十九日晡時帝出華林園建安王休仁山陽王休祐山  
陰王並侍側明帝猶在秘書省不被召益惧佃夫以告  
外監典事東陽朱勅又告主衣吳興壽寂之細鎧主南  
彭城姜產之產之又語所領細鎧將臨淮王敬則又告

中書舍人戴明寶並響應明寶幼欲取其日向曉佃夫等勸取開門鼓幼預約勒內外使錢藍生密報建安王休仁等時帝欲南巡腹心直閭將軍宗越等其夕並聽出外裝束惟隊主樊僧整防華林閣是柳光世鄉人光世要之即受命姜彥之又要隊副陽平聶度及所領壯士會稽富靈符吳郡俞道龍丹陽宋達之陽平田嗣並聚於慶省佃夫慮力少更欲招合壽寂之曰謀廣或泄不煩多人時巫覡言後堂有鬼其夕帝於竹林堂前與

巫共射之建安王休仁等山陰主並從帝素不悅寂之  
見輒切齒寂之既與佃夫等成謀又與禍至抽刀前入  
姜產之隨其後淳于文祖繆方盛周登之富靈符聶慶  
田嗣王敬則俞道龍宋達之又繼進休仁聞行聲甚疾  
謂休祐曰事作矣相隨奔景陽山帝見寂之至引弓射  
之不中乃走寂之追殺之事定宣令宿衛曰湘東王受  
太后令除狂主今已平定明帝即位論功壽寂之封應  
城縣侯產之汝南縣侯佃夫建城縣侯王道隆吳平縣

侯淳于文祖陽城縣侯李道兒新渝縣侯繆方盛瀏陽  
縣侯周登之曲陵縣侯富靈符惠懷縣子聶慶建陽縣  
子田嗣將樂縣子王敬則重安縣子俞道龍茶陵縣子  
宋逵之零陵縣子佃夫遷南臺侍御史薛索兒度淮為  
寇山陽太守程天祚又反佃夫與諸軍破索兒降天祚  
後轉太子步兵校尉南魯郡太守侍太子於東宮恭始  
四年以本官兼游擊將軍同輔國將軍孟次陽與二衛  
參員孟時佃夫及王道隆楊運夫並執權亞於人主巢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十三



戴大明之世方之蔑如也嘗正旦應合朔尚書奏遷元  
會佃夫曰元正慶會國之大禮何不遷合朔日邪其不  
稽古如此大通貨賄凡事非重賂不行人有餉絹二百  
疋嫌少不答書宅舍園池諸王邸第莫及女妓數十藝  
貌冠絕當時金玉錦繡之飾宮掖不逮也每製一衣造  
一物都下莫不法效又於宅內開瀆東出十許里塘岸  
整潔汎輕舟奏女樂中書舍人劉休嘗詣之遇佃夫出  
行中路相逢要休同反就席便命施設一時珍羞咸備

凡諸火劑並皆始熟如此者數十種佃夫常作數十人之饌以待賓客故造次便辦類如此雖晉世王石不能過也泰始初軍功既多爵秩無序佃夫僕從附隸皆受不次之位捉車人武貴中即將傍馬者員外郎朝士貴賤莫不自結而矜傲無所降意入其室者唯吳興沈勃吳郡張澹數人明帝晏駕後廢帝即位佃夫權任轉重兼中書通事舍人加給事中輔國將軍餘如故欲用張澹為武陵郡衛將軍袁粲以下皆不同而佃夫稱敕施行又廬江何恢

有妓張耀華美而有寵為廣州刺史將發要佃夫飲設樂見張氏悅之頻求恢恢曰恢可得此人不得也佃夫拂衣出戶曰惜指失掌邪遂諷有司以公事彈恢凡如此類繁等並不敢執元徽四年以驍騎將軍遷南豫州刺史歷陽太守猶管內任時廢帝猖狂好出游走始出宮猶整羽儀隊伍俄而棄部伍單騎與數人相隨或出郊野或入市鄼內外莫不憂懼佃夫密與直閣將軍申伯宗步兵校尉朱幼于天寶共謀廢帝立安成王準五年春帝

欲往江乘射雉帝每出常留隊伍還閉城門分人守石頭東府遣人執帝廢之自為揚州刺史輔政與幼等已成謀會帝不果向江乘故事不行天寶因以其謀告帝乃收佃夫幼伯宗於光祿外部賜死佃夫幼等罪止一身餘無所問幼泰始初為外監配衣張永諸軍征討有濟辦之能遂官涉三品為奉朝請南高平太守封安浦縣侯于天寶其先胡人豫竹林堂功元徽中封鄂縣子發佃夫謀以為清河太守右軍將軍昇明中齊高以其反欽定四庫全書

覆賜死壽寂之位太子屯騎校尉南泰山太守多納貨賄  
請謁無窮有一不從便切罵詈之常云利刀在手何憂不  
辦鞭尉吏斫邇將後為有司所奏徙送越州至豫章謀叛  
乃殺之姜彥之位南濟陽太守後北侵魏戰敗見殺王道  
隆吳興烏程人兄道迄涉學善書形貌又美吳興太守王  
韶之謂人曰有子弟如王道迄無所少道隆亦知書太始  
二年兼中書通事舍人道隆為明帝所委過於佻夫而  
和謹自保不妄毀傷人執權既久家產豐積豪麗雖不

及佃夫而和整過之元徽二年桂陽王休範舉兵乃以  
討佃夫道隆及楊運長為名奄至新亭見殺

宋書曰休範奄至新亭佃夫留守殿內而道隆領羽  
林精兵向朱雀門時賊已至旂南道隆忽召鎮軍將  
軍劉劭於石頭劭至命開旂道隆怒曰賊至但當急  
擊寧可開旂自弱劭不敢復言催劭進戰劭度旂便  
敗賊乘勝徑進道隆棄衆走臺所乘馬連蹶踣不肯  
前遂為賊兵所及見殺

楊運長宣城懷安人素善射為射師性謹慤為明帝委  
信及即位親遇甚厚後廢帝即位與佃夫俱兼通事舍  
人以平桂陽王休範功封南城縣子運長質本廉正治  
身甚清不事園宅不受餉遺而凡鄙無識唯與寒人潘  
智徐文盛厚善動止施為必與二人量議文盛為奉朝  
請預平桂陽王休範封廣晉縣男順帝即位運長為宣  
城太守尋還家沈攸之起兵運長與同志

愚按運長賊害親王罪宜死止此一事可嘉本史何云

有異志今改之

齊高遣驃騎司馬崔文仲害之

紀僧真丹陽建康人少隨逐征西將軍蕭思話及子惠  
開皆被賞遇惠開性苛僧真以微過見罰既而委任如  
舊及罷益州還都不得志而僧真事之愈謹惠開臨終  
歎曰紀僧真方當富貴我不見也以僧真託劉秉周顯  
初惠開在益州土人反被危急有道人謂之曰城圍  
尋解檀越貴門後方大興無憂外賊也惠開密謂僧真



曰我子弟見在者並無異才政是蕭道成耳僧真憶其言  
乃請事齊高隨從在淮陰以習書題令答遠近書疏自寒  
官歷齊高尉軍府參軍主簿僧真夢蒿艾生滿紅驚白齊  
高齊高曰詩人採蕭蕭卽艾也蕭生斷流卿勿廣言其見  
親如此後除南臺御史領軍功曹齊高將廢立謀之袁  
粲褚淵僧真啓齊高曰今朝廷猖狂人不自保天下之  
望不在袁褚明公豈得默已坐受夷滅存亡之機仰希熟  
慮齊高納之欲渡廣陵起兵僧真又曰主上雖復狂豎而

累代皇基猶固磐石今百口北渡何必得俱縱得廣陵  
城天子居深宮施號令目明公為逆何以避此如其不  
勝則應北渡非萬全策也高帝曰卿顧家豈能逐我行  
邪僧真對稱無貳昇明元年除給事中齊高坐東府高  
樓望石頭城僧真在側齊高曰諸將勸我誅袁劉我意  
未願便爾及沈攸之事起從齊高入朝堂石頭之變高  
帝遣衆軍掩討宮城中望石頭火光及叫聲甚盛人懷  
不測僧真謂衆曰叫聲不絕必官軍所攻火光起賊不

容自火其城此必官軍勝也尋啟石頭平齊高出頓新  
亭使僧真領千人在帳內初齊高在領軍府令僧真學  
已手迹下名至是報答書疏皆付僧真齊高乃笑曰我不復  
能別初齊高在淮陰修城得古錫趺九枚下有篆文莫能  
識者僧真省視獨曰何須辨此文字此久遠之物錫而有  
九九錫徵也齊高曰卿勿妄言及將拜齊公有楊祖之者  
謀臨軒作難僧真請更選吉辰尋祖事覺齊高曰無卿言  
亦當致狼狽此何異呼施之冰轉齊國中書舍人建元初

封新陽縣男累太尉中兵參軍兼中書舍人高帝疾甚  
令僧真典遺詔永明元年除南太山太守又為舍人僧  
真容貌言吐雅有士風武帝嘗目送之笑曰人生何必  
計門戶僧真堂堂貴人不及也諸權要中最被眄遇後  
除前軍將軍遭母喪開冢得五色兩頭蛇帝崩僧真號  
泣思慕明帝以僧真歷朝驅使建武初除遊擊將軍兼  
司農待之如舊永泰元年除司農卿帝崩掌山陵事出  
為廬陵內史卒官弟僧猛卒於晉熙太守兄弟皆有風

姿舉止並善隸書僧猛又能飛白書作飛白賦又宋時  
道人楊法持與齊高有舊元徽末宣傳密謀昇明中以  
為僧真建元初罷道為寧朔將軍封州陵男二年遣法  
持為軍主領支軍救援朐山永明四年坐役使將客奪  
其鮭稟削封卒

劉係宗丹陽人少便書畫為宋竟陵王誕子景粹侍書  
誕舉兵廣陵城內皆死敕沈慶之赦係宗以為東宮侍  
書元徽初歷奉朝請兼中書通事舍人員外郎封始興

南亭侯齊高廢蒼梧明旦呼正直舍人虞整醉不能起  
係宗歡喜奉敕齊高曰今天地重開是卿盡力之日乃  
命寫諸處分敕令并四方書疏事皆稱旨及即位除龍  
驤將軍建康令永明初為右軍將軍淮陵太守兼中書  
通事舍人四年白賊唐寓之起命宿衛兵東討遣係宗  
隨軍慰勞適至遭賊郡縣凡被驅逼者悉不問還復民  
伍係宗還武帝曰此段有征無戰以時平蕩百姓安帖  
甚快也賜係宗錢帛帝欲修治白下城難於動役係宗

啟謫在役在東民丁隨寓之為逆者帝從之後出講武  
履行白下城帝曰劉係宗為國家得此一城永明中魏  
使書常令係宗題答秘書局皆隸之再為少府係宗久  
在朝家閑於職事武帝常云學士輩不堪經國唯大讀  
書耳經國一劉係宗足矣沈約王融數百人於事何用  
其重吏事如此建武二年卒官年七十七

茹法亮吳興武康人宋大明中出身為小吏歷齋幹扶  
侍孝武末鞭罰過度校獵江右選白衣左右百八十人

皆面首富室從至南州得鞭者過半法亮憂懼因緣啟  
出家得為道人明帝初罷道結事阮佃夫累至齊高冠  
軍府行參軍及齊武鎮益城須舊驅使人法亮求留為  
齊武江州典籤除南臺御史法亮便僻解事善於承奉  
稍見委信建元初補東宮通事舍人武帝即位仍為此  
官除員外郎帶南濟陰太守與會稽呂文度臨海呂文  
顯並以姦佞諂事武帝文度為外監專制兵權領軍將  
軍守虛位而已天文寺常以上將星占文度吉凶文度



尤見委信帝嘗云公卿中有憂國如文度者何憂天下  
不寧耶文度既見委用大納財賄廣開宇宅盛起土山  
奇禽怪樹皆聚其中後房羅綺王侯不能及又啟上籍  
被却者悉充遠戍百姓嗟怨或逃亡避咎富陽人唐寓  
之因此聚黨為亂鼓行而東乃於錢塘縣僭號以新城  
戍為偽宮以錢塘縣為偽太子宫置備百官三吳却籍  
者奔之衆至三萬竊稱吳國偽年號興平其源始於虞  
玩之而成於文度事見玩之傳法亮文度並勢傾天下

太尉王儉常謂人曰我雖有大位權寄豈及茹公永明二年封望蔡縣男七年轉竟陵王子良司徒中兵參軍巴東王子響於荊州殺僚佐帝遣軍西上使法亮宣旨安撫子響法亮至江津子響呼法亮疑畏不肯往又求見傳詔法亮又不遣故子響怒遣兵破尹略軍事平法亮至江陵誅賞處分皆稱敕斷決軍還帝悔誅子響法亮被責少時親任如舊廣開宅宇杉齋光麗與延昌殿相埒延昌殿武帝中齋也宅後為魚池釣臺土山樓館

長廊將一里竹林花藥之美公家苑囿不及鬱林即位除步兵校尉時有綦母珍之居舍人之任凡所論篤事無不允內外要職及郡丞尉皆論價而後施行貨賄行交至旬月間累至千金帝給珍之宅宅邊又有空宅徙即併取輒令材官營作不開詔旨材官將軍細作丞相語云寧拒至尊敕不可違舍人命珍之母隨弟欽之作暨陽令欽之罷縣還珍之迎母至湖熟輒將青氍百人自隨鼓角橫吹都下富人追從者百數欽之自行佐作縣

還除廬陵王子卿驃騎將軍又詐宣敕使欽之領青瑩  
珍之有一銅鏡背有三公字常語人云徵祥如此何患  
三公不至乃就蔣王廟乞願得三公封郡王啟帝求封  
朝議未許又自陳曰珍之西州伏事侍從入宮契濶心  
膺竭盡誠力王融姦謀潛構自非珍之翼衛扶持事在  
不測今惜千戶侯誰為官使者又有牒自論於朝廷曰  
當武帝晏駕時內外分授珍之手抱至尊口行處分忠  
誠契濶人誰不知今希千戶侯於分非過乃許三百戶

瞋恚形於言色進為五百戶又不肯受明帝明帝時輔政議誅之乃許封汝南縣有杜文謙者吳郡錢塘人帝為南郡王文謙侍五經文句歷太學博士出為溧陽令未之職會明帝知權蕭詵用事文謙乃謂珍之曰天下事可知灰盡粉滅匪朝伊夕不早為計吾徒無類矣珍之曰計將安出答曰先帝故人多見擯斥今召而使之誰不慷慨近聞王洪執與趙越常徐僧亮萬靈會共語皆攘袂撻眡君其密報周奉叔使靈會與魏僧面殺蕭

謀則宮內之兵皆我用也即勤兵入尚書斬蕭令兩  
都伯力耳其次則遣荆軻豫讓之徒因諂事時左手  
頓其胷則方寸之刃足以立事亦萬世一時也今舉  
大事亦死不舉事亦死二死等耳死社稷可乎若遲  
疑不斷少日錄君稱敕賜死父母為殉在眼中矣珍  
之不能用時徐龍駒亦當得封珍之恥與龍駒共詔  
因求別立事未及行而事敗珍之在西州時有一手板相  
者云當貴每以此言勸帝又圖黃門郎帝嘗問之曰

西州時手板何在珍之曰此是黃門手板官何須問帝  
大笑曰珍之時為左將軍南彭城太守領中書通事舍  
人正直宿宣旨使即往蔣王廟祈福因送收廷尉與周  
奉叔杜文謙同死文謙有學行善言吐其父聞其死曰  
吾所以憂者恐其不得死地耳今以忠義死何恨王經  
母所以欣經之義也時人美其言龍驤以奄人本給安  
陸侯後度東宮為齋帥帝即位後以便佞見寵凡諸鄙  
黷雜事皆所誘勸位羽林監後閣舍人黃門署令淮陵

太守帝為龍駒置嬪御妓樂常住含章殿著黃綸帽被  
貂裘南面向按代帝畫敕內左右侍直與帝不異前代  
趙忠張讓之徒莫之能比封惠懷縣男事未行明帝請  
誅之懇至乃見許曹道剛廢帝之日直閣省蕭詵先入  
若欲論事兵隨後奄進以刀刺之洞胷死因進宮內廢  
帝直後徐僧亮甚怒大言於衆曰吾等荷恩今日應死  
報又見殺道剛字景昭彭城人性質直帝雖與之狎而  
未嘗敢酬帝悅市里雜事以為歡樂道剛輒避之益州



人韓護善騎馬帝呼入華林園令騎大賞狎之道剛出  
謂明帝曰主上猶是小兒耳左右皆須正人使日見禮  
則近聞韓護與天子齊馬並馳此導人君於危地道剛  
欲殺之既而遣人刺殺護及道剛死張融謂劉繪曰道  
剛似不為蹈亦復不免耶答曰夫徑寸之珠非不寶也  
而蜂之所病云何不療之哉此道剛所以死也明帝即  
位高武舊人鮮有存者法亮以主者久事故不見疑位  
任如故先是延昌殿為武帝陰室藏諸服御二少帝並

居西殿及明帝居東齋開陰室出武帝白紗帽防身刀  
法亮歔歔流涕永泰元年王敬則事平法亮復受敕宣  
慰諸郡無所納受東昏即位出法亮為大司農中書權  
利之職法亮不樂去固辭不受既而代人已到法亮垂  
涕而出卒官

呂文顯臨海人昇明初為齊高錄尚書省事永明元年  
累官中書通事舍人文顯治事以刻覈被知三年帶南  
清河太守與茹法亮等迭出入為舍人並見親幸四方

餉遺歲各數百萬並造大宅聚山開池時中書舍人四  
人各住一省世謂之四戶既總重權勢傾天下晉宋舊  
制宰人之官以六年為限近世以六年過久又以三周  
為期謂之小滿而遷換去來又不以三周之制送故迎  
新吏民疲於道路四方守宰餉遺一年咸數百萬舍人  
茹法亮於衆中語人曰何須覓外祿此一户內年辦百  
萬蓋約言之也後玄象失度奏宜修祈禳之禮王儉聞  
之謂武帝曰天文乖忤此禍由四戶仍奏文顯累遷左

中郎將南東管太守故事府州部內論事皆籤前直叙  
所論之事後云謹籤日月下又云某官某籤故府州置  
典籤典之本五品吏宋初改為七職宋氏晚運多用幼  
少皇子為方鎮以人主親近左右領典籤典籤之權稍  
重凡長王臨藩素族出鎮皆出納教命刺史不得專其  
任也宗慤為豫州吳喜公為典籤慤刑政所施喜公每  
多違執慤大怒曰宗慤年將六十為國竭命政得一州  
如斗大不能復與典籤共臨喜公稽顙流血乃止自此  
欽定四庫全書

以後權寄彌隆典籤遞互還都一歲數反時主輒與間  
言訪以一方事刺史行事之美惡係典籤口莫不折節  
推奉恒慮不及於是咸行州郡權重藩君劉道濟柯孟  
孫等姦慝發露雖即顯戮而權任之重不異明帝輔政  
深知之始制諸州急事宜密有所論不得遣典籤還都  
而典籤之任輕矣文顯歷建武永元之世至尚書右丞  
少府卿卒官

茹法珍會稽人梅蟲兒吳興人齊東昏時並為制局監俱

為帝愛幸自江祐始安王遙光等誅後及左右應敕捉  
刀之徒並專國命人間謂之刀敕權奪人主都下為語  
曰欲求貴職依刀敕須得富豪事御刀時又有新蔡人  
徐世柵尤見寵信自殿內主帥為直閤驍騎將軍凡諸  
殺戮皆世柵所勸殺徐孝嗣後封臨汝縣子陳顯達事  
起加輔國公將軍雖用護軍崔慧景為都督而兵權實在  
世柵當時權勢傾法珍蟲兒又謂法珍蟲兒曰何世天  
子無要人但阿懷貸主惡耳法珍等與爭權以白帝帝

稍惡其凶強世樹竊欲生心左右徐僧重密知之發其事收得千餘人仗及咒詛文又畫帝十餘形象備為刑斬刻射支解之狀而自作已像著通天冠衣服題云徐氏皇帝永元二年事發乃族之自是法珍姦兒並為外監口稱詔敕中書舍人王咺之與相唇齒專掌文翰其餘二十餘人皆有勢力崔慧景平後法珍封餘千餘男姦兒封竟陵縣男崔慧景之平曲赦都下及南兗州本以宥賊黨而羣凶用事刑辟不依詔書無罪家富者不論

赦令莫不受戮籍其家產與慧景深相關為之盡力而  
家或貧者一無所問遙光顯達時亦已如此至慧景平  
平復然或說王暄之曰赦書無信人情大惡暄之曰政  
當復赦耳及復赦羣小誅戮亦復如前帝自羣公誅後  
畧無忌憚無日不游走所幸潘妃帝呼其父寶慶及法  
珍為阿丈蟲兒及東治營兵俞靈韻為阿兄嘗與法珍  
等詣寶慶帝躬自汲水助厨人作膳為市雜語以為諧  
謔又帝輕騎戎服往諸刀敎家游宴有吉凶輒往慶弔



奄人王寶孫年十三四號張子最有寵參預朝政雖王  
咥之蟲兒之徒亦下之控制大臣移易敕詔乃至騎馬  
入殿詆訶天子公卿見之莫不懾息其佐成昏亂者法  
珍蟲兒及王咥之滿寶慶俞靈韻祝靈勇范亮之徐僧  
重時崇濟芮安泰劉文泰呂文慶胡輝光繆買養章道  
之楊敬子李榮之周管之范曇濟石曇悅張惡奴王勝  
公王懷藻梅師濟鄒伯兒史元益王靈範席休文解滂  
及太史令駱文叔大巫朱光尚凡三十一人又有奄官

名王寶孫王法昭許朗之許伯孫方佛念馬僧猛盛劭  
王竺兒隨要裘係世等十人梁武平建鄴皆誅初左右  
刀敕之徒悉號為鬼宮中訛云趙鬼食鴨劇諸鬼盡著  
調當時莫解梁武平建鄴東昏死羣小一時誅滅故稱  
為諸鬼俗間以細剉肉糝以薑桂曰劇意者以凶黨皆  
當細剉而烹之也

周石珍建康廝隸也世以販絹為業梁天監中稍遷至  
宣傳左右身長七尺頗閑應對後遂至制局監歷直閣

將軍太清三年封南豐縣侯猶領制局臺城未陷已射書與侯景相結門初開石珍猶侍左右時賊遣其徒入直內殿或驢馬出入殿廷武帝方坐文德殿怪問之石珍曰皆丞相甲士帝曰何物丞相對曰侯丞相帝怒叱之曰是名侯景何謂丞相石珍求媚於賊乃養其黨田遷為己子遷亦父事之景篡位制度羽儀皆石珍自出景平後及中書舍人嚴重等送于江陵重本為齋監居臺省積久多閑故實為賊權要亞于石珍及簡文見立

賈學北人著靴上殿無肅恭禮有怪之者賈曰吾豈畏  
劉禪從景園巴陵郡叫曰荊州那不送降及至江陵將  
刑于市泣謂石珍曰吾等之死亦是罪盈石珍與其子  
昇相抱哭賈謂監刑人曰情語湘東王不有廢也君何  
以興俱腰斬自是更殺賊黨以板桺舌釘釘之不復得  
語

陸驗徐麟並吳郡吳人驗少而貧苦落魄無行邑人郁  
吉卿甚富驗傾身事之吉卿貸與錢米驗借商販遂致

千金因出都下散貨以事權貴朱异其邑子也故嘗  
有德遂言於武帝拔之與徐麟兩人遞為少府丞太  
市令驗本無藝業而容貌特醜先是外國獻生犀形  
甚陋故閭里謂驗生犀驗麟並以苛刻為務百賈畏  
之异猶與之昵人謂三蠹司農卿傅岐梗直士嘗謂  
异曰卿任參國鈞榮寵如此比日所聞鄙穢狼籍若  
聖主發悟欲免得乎异曰外聞謗讟知之久矣心苟  
無媿何卹人言岐謂人曰朱彦和將死矣恃諂以求

容肆辯以拒諫聞難不懼知惡不改天奪其鑒其能  
久乎驗竟以侵削為能數年間遂登列棘鳴珮珥貂  
並肩英彥仕至太子右衛率卒贈右衛將軍遠近聞  
其死者莫不快之麟素為邵陵王綸所憾太清二年  
為綸所殺

司馬申字季和河內溫人父玄通梁尚書左民郎申早  
有風鑒十四便善奕棊嘗隨父候吏部尚書到溉時梁  
州刺史陰子春領軍朱异在馬呼與棊申每有妙思异

觀而奇之因引申游處太清之難父母俱沒因此自誓  
擔土菜食終身梁孝元承制累遷鎮西外兵記室參軍  
及侯景寇郢州申隨都督王僧辯據巴陵每進策皆見  
行用僧辯歎曰此生要韃鞍馬或非所長若使撫衆守  
城必有奇績僧辯討陸納賊衆奄至左右披靡申躬蔽  
僧辯蒙楯而前會裴之橫救至賊乃退僧辯顧而笑曰  
仁者必有勇豈虛言哉陳太建中除秣陵令在職以清  
能見紀有白雀集于縣庭復為東宮通事舍人叔陵之

肆逆也事既不提出據東府申馳召右衛將軍蕭摩訶  
帥兵先至追斬之後主深嘉焉以功除太子左衛率封  
文招縣伯遷右衛將軍歷事三帝內掌機密頗作威福  
性忍害好飛書譖毀朝之端士遍懼其殃每參預謀謨  
必宣說於外以明已力省中祕事往往泄漏性又果敢  
善應對能候人主顏色有忤已者必以微言譖之附已  
者因機進之朝廷內外皆從風靡初尚書右僕射沈君  
理卒朝廷議以毛喜代之申慮喜預政乃短喜於後主



金史卷之八  
曰喜臣之妻兄高帝時稱陛下有酒德請遂去宮臣陛下寧忘之邪喜由是廢錮又與施文慶李脫兒比周諧殺傅縡奪任忠部曲配蔡徵孔範是以文武解體至於覆滅

愚按姚氏陳書皆不列諸事賴有南史耳

申嘗晝寢尚書下省有烏啄其口流血及地時以為諧賢之報後加散騎常侍右衛舍人如故至德四年卒後主嗟悼久之贈侍中護軍將軍進爵為侯謚曰忠及葬

後主自為製誌銘

陳書曰後主自製誌銘辭情酸切卒章曰天不與善  
殲我良臣其見幸如此

施文慶不知何許人家本吏門文慶頗好學涉書史陳  
後主在東宮文慶事焉及即位擢中書舍人屬叔陵作  
亂隋師臨境軍國事務多起倉卒文慶聰敏強記明閑  
吏職心算口占應時條理由是大被親幸又自太建以  
來吏道疏簡百司弛縱文慶盡其力用無所縱捨分官

聯事莫不振懼又引沈容卿陽惠卽徐哲暨慧景等言  
有吏能後主信之然並不達大體督責苛碎聚斂無厭  
王公大人咸共疾之後主益以文慶為能尤更親重內  
外衆事無不任委累遷太子左衛率舍人如故禎明三  
年湘州刺史晉熙王叔文在職既久大得民和後主以  
其據有上流陰忌之自度素與羣臣少恩恐不為用乃  
擢文慶為都督湘州刺史配以精兵欲令西上仍徵叔  
文還朝文慶深喜其事然惧居外後執事者持己短長

因進其黨沈客卿自代未發間二人共掌機密時隋軍大舉分道而進尚書僕射袁憲驃騎將軍蕭摩訶及文武羣臣議共請於京口采石各置兵五千并出金翅二百緣江上下以為防備文慶恐無兵從已廢其述職而客卿又利文慶之任已得專權俱言於朝曰必有論議不假面陳但作文啓即為通奏憲等以為然二人齊啓入白後主曰此是常事邊帥足當之若出民舟必恐驚擾及隋軍臨江間諜驟至憲等慙慙奏請至于再三文

慶等曰元會將逼南郊之日太子多從今若出兵事便廢闕後主曰今且出兵若北邊無事因以水軍從郊何為不可又對曰如此則聲聞鄰境使謂國弱又以貨動江總摠內為游說後主重違其意而迫羣官之請令付外詳議未決而隋師濟江後主性怯懦而不達軍事晝夜啼泣臺內處分一以委之文慶知諸將疾已恐其有功乃奏曰此等怏怏素不伏官況事機已迫何可專信凡有啓請並經畧之計皆不行尋敕文慶領兵頓樂游

苑陳亡隋晉王廣以文慶受委不忠曲為誣佞以蔽耳目與其黨數人並斬於石關前以謝百姓

沈客卿吳興武康人美風采善談論博涉羣書與施文慶少相親昵仕陳累遷至尚書儀曹郎聰明有口辯頗知故事每朝廷體式吉凶儀注凡所疑議客卿斟酌裁斷理雖不經衆莫能屈事多施行至德初為中書舍人兼步兵校尉掌金帛局舊制軍人士人二品清官並無闕市之稅後主盛修宮室窮極耳目府庫空虛有所興造

恒苦不給客卿每立異端唯以刻削百姓為事奏請不問士庶並責關市之估而又增重其舊以陽惠朗為太市令暨慧景為尚書金倉都令史二人家本小吏考校簿領豪釐不差紀譴嚴急百姓嗟怨而客卿以舍人總督之每歲所入過常格數十倍後主大悅尋加客卿散騎常侍左衛將軍舍人如故惠朗惠景奉朝請禎明年客卿遂與文慶俱掌機密隋師至文慶出頓樂游苑内外事客卿總焉臺城失守隋晉王廣以客卿重賦厚

欽以悅於上與文慶暨惠景陽惠朗等俱斬於石關前  
徐哲不知何許人施文慶引為制局監掌刑法亦與客  
卿同誅

孔範字法言會稽山陰人父岱歷職清顯範少好學博  
涉書史後主即位為都官尚書與江總等並為狎客範  
容止都雅文章瞻麗又善五言詩尤見親愛後主性愚  
狠惡聞過失每有惡事範必曲為文飾稱揚贊美時孔  
貴人絕愛幸範與孔氏結為兄妹寵遇優渥言聽計從



朝廷公卿咸畏範因自驕矜以為文武才能舉朝莫及  
從容白後主曰外間諸將起自行伍匹夫敵耳深見遠  
慮豈其所知後主以問施文慶文慶畏範益以為然自  
是將帥微有過即奪其兵分配文吏隋師將濟江羣官  
請為備防文慶沮壞之後主未決範奏曰長江天塹限  
隔南北國軍豈能飛渡邊將欲作功勞妄言事急臣自  
恨位卑國若能來定作太尉矣或妄言北軍馬死範曰  
此是我馬何因死去後主笑以為然故不深備尋隋將

賀若弼陷南徐州執城主莊元始韓擒虎陷南豫州敗  
水軍都督高文泰與中領軍魯廣達頓于白塔寺後主  
多出金帛募人立功範素與武士不接莫有至者唯負  
販輕薄多從之高麗百濟崑崙諸裔並受督時任蠻奴  
請無戰而已渡江攻其大軍又司馬洸難言於後主曰  
弼若登高舉烽與韓擒虎相應鼓聲交震人情必離請  
急遣兵北據蔣山南斷淮水質其妻子重其賞賜陛下  
以精兵萬人守城莫出不過十日食盡二將之頭可致

關下範冀欲立功志在於戰乃曰司馬消難狼子野心  
任蠻奴淮南僉士並不可信事遂不行隋軍既逼蠻奴  
又欲為持久計範又奏請作一決當為官勒石燕然後  
主從之明日範以其徒居中往抗隋師未陣而北範脫  
身遁尋與後主俱入長安初晉王廣所戮陳五佞人範  
與散騎常侍王瑳王儀御史中丞沈瑾過惡未彰故免  
及至長安事並露隋文帝以其姦佞諂惑並暴其過惡  
名為四罪流之遠裔以謝吳越之人

史糾曰陳亡始於江總成於孔範姚察陳書不列範  
傳謂之縱惡

瑳儀並琅邪人瑳刻薄貪鄙忌害才能儀候意承顏傾  
巧側媚又獻其二女以求親昵瑳險慘苛酷發言邪諂  
故同罪焉論曰自宋中世以來宰御朝政萬機碎密不  
關外司尚書八坐五曹各有恒任係以九卿六府事存  
副職至於冠冕搢紳任疎人貴伏奏之務既寢趨走之  
勞亦息闕宣所寄屬當事有所歸通驛內外切自音旨

若夫竭忠盡節仕子恒圖隨方致用明君盛典舊非本  
舊因新以成舊者也狎非先狎因疎以成狎者也而任  
隔情疎殊塗一致權歸近狎異世同揆故環纓歛笏俯  
仰晨昏瞻幄坐而竦躬陪蘭檻而高眄探求思色習覩  
威顏遷蘭變鮑久而彌信因域社之固執開壅之機長  
主君世振裘持領賞罰事殷能不踰漏宮省咳唾義必  
先知故窺盈縮於望景獲驪珠於龍睡坐歸聲勢卧震  
都鄙賄賂日積苞苴歲通富擬公侯威行州郡制局小

司專典兵力雲陞天居亘設蘭綺羽林精卒重屯廣衛  
至於元戎啓轍武侯還麾遮迺清道神行按轡督察往  
來馳驚輦轂驅役分部親承几案領護所攝示總成規  
若徵兵動衆大興人役優劇遠近斷於外監之心謹辱  
詆訶恣於典事之口抑符綬詔姦偽非一書死為生請  
謁成市左臂揮金右手刊字紙為銅落筆由利染故門  
同王署家號金穴嬖媛侍女燕秦蔡鄭之聲旋池碧沼  
漁龍雀馬之翫莫不充牣錦室照徹青雲害政傷人於

斯為切況乎主幼時昏謬惡亦何可勝也

南北史合注卷八十